

序 二

五十岁是个颇为奇妙的年龄。年轻之时,觉得五十岁就老了,委婉点说,成熟了;而人真到了五十岁,其实仍然雄心勃发,毫不觉得老将至矣。读英成先生的著作,便能感到这种奇妙:成熟而又雄心勃发。他对新加坡华语的精妙分析,显示着东西兼通的学者的成熟;对汉语国际传播中新加坡地位的阐发,对新加坡华语教学策略的新思考,透露出一位华人语言学家勃勃的学术雄心。

我喜欢读英成先生的文章。因为我常怀着几分好奇,想了解新加坡的华语、华语政策和华语教学,想了解新加坡学者对华语的各种看法,这种学术欲望从英成先生的文章中能够得到不少满足。我更喜欢与英成先生谈天说地。他会以翩翩儒雅的风格,谈他1987年以来每一次登陆中国兴奋而新奇的感受,谈新加坡华语政策制定的始末原委,谈新加坡领导人刻苦学习华语的动人情景,谈汉语国际传播的宏伟方略。同英成先生聊天,可谓是“倾耳有得”。

汉语自古就不停地向四周扩散,还曾波东洋,到西洋,下南洋。与去东洋、西洋不同的是,汉语下南洋是随着华人脚步走的,是实实在在用于华人社团的交际。在现实交际中,在与当地语言的接触中,南洋汉语逐渐发生变异,并在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和南洋汉语方言的多重影响下,逐渐形成了有特色的华语。

海内外华人的交往从未停止过,而且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,这

种交往越来越频繁,越来越密切,越来越有意味。海内外华人的交往,必然伴随着海内外华语的交流,在交流中相互吸收,取长补短,差异渐减,共性更强。普通话源源不断向各地华语输送语言营养,同时也从各地华语中汲取养料,丰富自己。这种交往的结果是,以普通话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正在新的世界背景中形成。

最近十几年,汉语走向世界的脚步空前加快。汉语的国际传播具有客观基础,行家已有分析;与之同时,也需制订科学的语言传播规划,学人亦早有论述。在制订汉语国际传播规划时,学界的慧眼又投注到南洋。南洋华语是汉语国际传播的历史先遣队,从这支先遣队身上,语言规划者会获得何种启迪?在当今汉语全球化的进程中,怎样定位南洋华语?南洋又可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?

我带着这些问号拜读英成先生这部大著时,许多问号竟伸展为感叹号了!“开卷有益”,此之谓也!

李宇明

2009年9月9日